春联和年画

□肖复兴

旧时风俗，进了腊八，就算是过年。这时候，无论贫富，各家都要开始办年货了。采办年货的内容中，有一项是买春联和年画，过年时候，张贴在自家的门口和墙上，即使已经没有过去年代里新桃换旧符的传统意义，红红火火的，也多少添个过年的喜兴。

老北京，过年之前，买副春联，买张年画，是讲究的。春联，不能是如现在一样都是印刷品，必要真枪真刀用毛笔和墨来写。写春联者，有端坐在正经店铺里，但多是私塾的老先生或落魄的文人，在当街上摆个摊儿。《京都风俗志》中说是："预先贴报'书春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之类。"以招揽买者。当然，用纸不一，以应对不同买者。旧时竹枝词唱道："西单东四画棚前，处处张罗写春联。"曾是年前很长一段时间的盛景。

春联，除寺庙用黄纸，其余都是用红纸的。那时红纸有顺红、梅红、木红、诛笺、万年红等多种之分，如同穿衣的布料一样多种多样的讲究。旧时有俗语名叫作：大冻十天，必有剩钱。说的是站在腊月的寒风里写春联，虽挣不了大钱，还是多少有些收入的。

这句俗语中说的十天，是有历史原因的，那时候，卖春联和年画的，都是在腊月十五开张，一直卖到腊月二十四收市。因为在有朝廷的时候，这时候是王府封印之时。如今京戏舞台上，包括说相声的德云社有封箱之说，都是从这个传统而来的。卖春联和卖年画的，依就的也是这个传统。

腊月十五，卖年画的出动了，比卖春联的还热闹。因为卖春联的必要站在那儿写，卖年货的可以走街串巷。蔡省吾先生著的《一岁货声》中，专门介绍这些卖年画的人是"以苇箔夹之肩负。"当然，更吸引人的是在街头搭起的年画棚，一张张年画，张贴在画棚的秫秸杆上，人们既可以挑选，也可以参观欣赏。那里便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展览会，常是人头攒动。

当然，画棚里，既卖年画，也卖春联，还卖门神和吊钱。这样的吊钱，是一种古老的民俗，图招财进宝的吉利，是挂在窗前和楣上的，一般是过了正月初五要用竹竿挑掉。清时有诗："先贴门笺后挂钱，洒金红纸写春联"，是要在年前将挂吊钱和贴春联一气呵成来完成的。这样的吊钱，如今在天津还有，北京已经渐渐淡化了。《一岁货声》中，有一段专门介绍画棚里卖货吆喝的热闹劲儿："街门对，屋门对，买横批，饶喜字。揭门神，请灶王，挂钱儿，闹几张。买的买，捎的捎，都是好纸好颜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

那时候，所卖的年画，大多数是来自天津杨柳青，粉连纸上，木版着色。《京都风俗志》中介绍年画上画的内容："早年戏剧外，丛画中多有趣者，如雪景图、围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之类皆是也。"民俗和乡土气息很浓，接地气，自然受大众欢迎。这种年画，俗称叫做"卫抹子"。"卫"，可以理解，天津卫嘛，指的是杨柳青年画来自天津，但是，为什么"抹子"，我一直不得其解，是指这样的年画手工操作，在木板上抹上颜色，再在纸上一抹而过，印制而成吗？

我小的时候，这样的画棚还有，一般在天桥一带。卖这样"卫抹子"的年画的也还有。那时，我家常买的是一种胖乎乎的娃娃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鲤鱼上片片的鱼鳞都清晰闪光，自然图的是"年年有余"的吉利。不过，这种粉连纸尽管柔韧性很好，毕竟有些薄。以后，画棚渐渐消失了，买年画要到新华书店，那里卖的都是彩色胶版印刷品，但纸张很厚，颜色更鲜艳，内容也更现代，杨柳青的年画渐渐失宠。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家曾经买过一张年画，画的是两个系着红领巾的男女少先队员，每个人的怀里抱着一只和平鸽；还有一张是哈琼文画的年画，在鲜花丛中一位年轻的母亲肩扛着孩子，孩子的手里拿着一朵小红花，向着天安门欢呼。

如今，大多人住进楼房，过年的时候，常常还能看到门前贴有春联，尽管都是千篇一律印刷体的了。但是，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在家里墙上张贴年画的了。有一阵子，流行过一段时间印着花花绿绿美女或风景的挂历；这一两年，又开始时兴印有各种图案的所谓手账，类似过去的日历或月份牌，但要奢华许多。也许是年老守旧，我不大喜欢这样的玩意儿，还是更钟情过去的年画。想起前两年，在美术馆看到哈琼文那张一连贴在我家墙上好几年的年画的原作，心里着实兴奋一阵。对于孩子，一张年画的作用，不仅止于过年气氛的渲染，还参与了童年的成长。

糖　团

□刘仁前

逢春　赵延年作

写下这一题目，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幅画面：大年三十晚上，在堂屋的电灯下，我们兄妹四个，挤在父母身边，围坐在大桌旁，自己动手，包糖团。那是一家人欢天喜地吃好年夜饭之后的事。

包糖团之前，我和父亲有件重要工作要做：敬神。我的家乡在苏中地区，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又读过几年私塾，自然会讲些旧时的礼。

敬神，主要的祭品是"三呈"：鱼，豆腐，猪肉。鱼，多为一条鲫鱼；豆腐，一方整的，不能散；猪肉，需在开水锅里"焯"一下，且配有"冒头"和"冒子"。这"冒头"，抑或"冒子"，原本指文之序言，鲁迅先生在《彷徨·孤独者》中有"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这样的句子。此处用其引伸义，意为不重要的搭配物。这里的"冒头"是一小块猪肉，听父母亲讲，无论什么时候，猪肉不能是一块，一块便是"独肉"，含吃"独食"之义，引之为"毒肉"，不作兴。须有"冒头"。"冒头"和"冒子"原本意思相近，这里的"冒子"指拴肉用的草绳。早先便是几根稻草，能拴住肉便行。

此外，酒是少不得的。得是新开的，满瓶酒，白酒。已经开了瓶的酒，再敬神，不恭。一瓶酒，配三盏小酒盅。还有就是黄元、香和烛台。这里的黄元，乃敬神专用之物，纸质，绘有神灵图案，因其色黄而得名。

我们家敬神程序多半这样：父亲先洗了脸，在家神柜上摆好敬神所需之物，点燃烛台上的蜡烛，之后手持黄元和香柱，在家神柜前下跪（母亲早备好了软软的草蒲团），作揖，给神上香，敬第一杯酒，每盏略加少许。因敬酒要敬三次，一次添满杯盏，后面难办矣。父亲有的是经验，这样的小环节，自然会考虑周全的。

待三次酒敬过之后，父亲便会点燃黄元和手中一挂小鞭，向家里喊一声："放炮仗啰！听响——"因家中有小孩子，提醒后好让孩子们注意，不至于吓到。怕响的孩子可捂住耳朵。一阵短促的"噼啪"声之后，便是我的"主场"：燃放长鞭，那可是真够长的，两三米总是有的。那"嗤嗤"声过后，一阵长时间、剧烈的鸣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耳朵被炸得有点儿吃不消呢。且慢，吃不消的还在后头呢！

紧接着，父亲和我一起点燃一种叫"天天炮"的大炮仗，一般是十只。取十全十美之意。我和父亲各点五只。"嘭——啪！""嘭——啪！"只见一束火花直窜入年三十夜的夜空，火花四射了，心花怒放了。妹妹们是插不上手的，放这样的"天天炮"有点危险，稍不小心就会受伤。炸伤手，炸伤眼睛的，都有。其时，无现在的连响礼花炮，点一次，响50响，100响，随你选。时代毕竟不同了。禁放鞭炮的呼声越来越高矣。

我和父亲敬神放鞭炮时，母亲也没闲着，在进行着一件同样重要的工作：和米粉。米粉，是年前母亲精心准备好的，预备着过年时用的。这米粉，是饭米（顾名思义，平时煮饭之米，多为籼米，较糯米粘性差）和糯米混合而成，和米粉时得考虑其粘稠度。和的过程中，水的份量要恰好，过多，过少，皆不能和出米团的最佳状态。米团，讲究的是软硬度，粘稠度，都达到最佳点。说得玄一些，和米粉者，必须掌握米粉的性子，要知其根底，是吃水多，还是吃水少。而不是仅靠现场看瓷盆里的米团是烂了还是硬着。这点儿名堂，当然难不倒母亲。每年都是她想方设法，准备下这过年用的米粉，有时候还到外婆家去"借"。说是"借"，我从没见"还"过。妈妈说，这是外婆的一个策略。外婆生有七八个子女，母亲最小，偏爱一些，也正常。那年月，家里宽裕的人家不多，要是舅舅们、姨娘们都到外婆门上要这要那，外婆再富余，也不够分的。这"借"，他们也就没话说了。当然，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对外婆也最好，最贴心，最舍得给。

母亲和米粉的当口，三个妹妹也没闲着，除了看我和父亲放鞭炮，还有就是，分配大年初一早晨扎辫子的头绳儿，各种颜色。过年当然选红色，但红也好多种呢，大红，粉红，深红，紫红……母亲真够细心的，想着法子让妹妹们开心。当然，这些头绳儿，即使当时不一定全派上用场，也浪费不掉，能用一年呢。想要新的，只能等下一年啰。妹妹们还会相互比新衣裳的花头，看哪个身上的花头好看。在母亲眼里，姑娘家还是打扮得花蝴蝶似的好看，讨喜。所以，过年，父母亲手头再紧，也要给她们买件新衣裳。不一定一身新，但大年初一走出去，让人家一看，浑身都有一股新鲜气。母亲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己的细小的，穿得叫花子似的，做家长的脸也没得地方放。大人穿得丑点儿，人家能体谅的。"因此，父母亲很少添新衣裳。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钱没钱，洗洗过年。我印象里，父母亲做件新衣是要过几个年的。也就是正月里过年几天穿一下，年一过立马脱下洗净，折叠整齐放回箱子里，等下一年再拿出穿。如此，外人看上去，还以为是新添置的。

等到母亲把和好的米团端到堂屋的大桌子上时，一家大小都围拢过来，共同完成一件最最重要的工作：包糖团。

这时候，父亲已又一次洗手，拿出糖罐子，芝麻罐子，准备做包糖团需要的馅儿。糖团的馅儿，在我们家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放糖包的，多为红糖馅儿。另一种是将芝麻捣烂成粉末状，和红糖混在一起，制成芝麻馅儿。这芝麻馅儿，比起红糖馅儿，更多一层芝麻香。我们家包糖团，有趣的是妹妹们。她们仨总是要比试包糖团手艺的高低，有意在自己包的糖团上做记号，好在第二早上，父亲下糖团时做个终裁。

一盏灯照着，一家人团团地围着，开心地说笑着，并不影响手里包糖团的活儿。这便是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光。包着包着，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沸沸扬扬，飘飘荡荡。不用多会儿，白了天，白了地，白了树杈，白了村庄。父亲朝门外望了望，说，"这是瑞雪，好着呢。"

是啊，瑞雪兆丰年。庄稼人，能盼上一个好年景，比什么都重要。

在我们那里，流传着一句俗语："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大人盼种田，其实就是盼望有个好年景，风调雨顺。而小孩子盼过年，聪明的读者，肯定已从我们家兄妹过年的情形当中，体会一二矣。说实在的，乡里孩子，还能找出比过年更快活的时候么？即便有，也是少得可怜的。

过年，小孩子在家里家外都能得到好。家里做了新衣裳，给了压岁钱，还能吃上糖团这样令人垂涎的美食；在家外，便是满庄子的拜年，花生、瓜子满袋装，偶或有意外，也会有人给红包的，两三毛钱吧，心意罢了。还有就是，大年初一早晨，吃糖团。这可是那寡汤寡水的薄粥，怎么比，也比不了的。

前面已经交代，这糖团，糯米粉为主要原料，配以适量饭米。淘好的糯米，在米箩里，爽干，涨上一个时辰，再拿到机器上"轰"，石磨子上磨，碓臼上捣。考究的人家，还是喜欢在碓臼上捣。虽说费些工夫，费些力气，但捣出的粉，比机器"轰"、磨子磨的要细、粘。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那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包糖团。和好的米团，弄得粘粘的，软硬适宜。就到瓷盆里，掐坯子，一个一做。先将坯子做圆，中间捏成洼洼的装上小半勺子糖，多半是红糖，再慢慢合拢，捏起，搓圆。之后，一只一只装到小脸盆儿，抑或小竹匾子里，覆上湿毛巾。初一一大早，烧开水，下糖团。

在我们家，这道程序多数时候是由父母亲来完成的。大年三十晚上，一夜的兴奋，初一早晨，我的妹妹们都迟迟起不来。这样的时候，父母亲会先给我倒杯红糖茶，吃点儿京果、云片糕之类。等到她们仨都起来，相互拜了年，之后，逸事逸当，一家人团坐到大桌上喝茶、吃糖团。这糖团，咬在嘴里粘滋滋，甜津津。真的好吃。

过年吃糖团，团团圆圆的意思，大吉大利。

牡丹　吴昌硕作

编者按

春节来临的时候，贴春联、挂年画、放爆竹……缤纷的记忆纷至沓来，日子变得喜气洋溢。春节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如今过年的仪式感不如过去那么浓烈了，但那份情怀依然还在：在喜庆的氛围中阖家团圆，其乐融融，体会亲情的温暖和珍贵；放松心情，随兴所至，去喜欢去的地方，做喜欢做的事；辞旧迎新，刷新时间的页面，把烦恼扔在过去，迎接新的开始。

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快乐的高峰，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过　年

□石　厉

盆草荔枝　齐白石作

春天由南海岸登陆，向抽象的
北方挺进，那些写满了荒山野岭
的桃花，它们被丝绸遮掩的嘴唇上
积蓄了太多羞赧不安的胭脂
生命在天空的篇章，被徐徐打开

抬起头，仔细辨认雪花瞬间
带来的好消息，那副缥缈的
面孔，黑夜中月光的面孔
恋人一转身就看不见的面孔
云在将它想念，风在将它追寻
黎明时，化为大地上闪电一样的
光芒，把我们一年的辛苦
全部洗净，该放下的
都放下，才会有满抱的收获

白花花的日子，仿佛一门哲学
银子的提纲，遮不住丰满的内容
花掉了一天，另外一天飘落
我们匆忙的身后，倒伏的
时间，正被装订成册
战神或狮子把守门洞般的
封面，一件具体的事情
在梦幻中生根与纠缠
会让床榻之下的大地发抖
但群山之外，故乡上空的
每一抹蓝墨水，都是我们崭新的
学生时代，都是春天到来时
树冠上悄悄排列的梢云和波动

沿着风暴天生的斜面
长途跋涉，走进平仄的桃符
就像阅读一部古代世故的
经书，让人内心安详
飓风撤退，寒冷顺着
碗碟的边缘，纷纷倒下
田野与兽皮之上的温暖，围拢
辰星，将寂寞的夜空照亮
喜悦从脚下升起
爆竹在头顶炸响
汗水化为收成，颗粒早都
归仓，久违的声音
就是那首最缠绵的歌曲
记忆被岁月整理一新
天地变小，一切皆在方圆之间

许多人脱下去年的厚重
换上未来的复杂
老人们习以为常，踩踏
神龟的韵脚，行走在一条
漫长的路线上，中年在正午
困倦的阴影中，一声不吭
孩子们最容易满足，仰起脸庞
火红而透亮，他们跨过心做
的门槛，进入欢乐的厅堂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